

杨慎诗论著述考(上)

张锡厚

小 引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终年七十二岁。慎颖敏聪慧，博学多识，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后因议大礼直言切谏，引起明世宗的反恶，杖谪云南永昌。“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尝语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

“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之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明史·杨慎传》卷一九二）。

杨慎生活的时代，正值明代内忧外患日益加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这时，明王朝正向后后期转化，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繁多，农民被迫大量逃亡，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势愈演愈烈，西北边患也严重起来，以致社会上危机四起，人民生活陷入更加悲苦凄惨的境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发生某些变化，那种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而又肤廓空虚的“台阁体”，已经落到时代的后面，代之而起的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主张复古和学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①，从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这种复古运动虽然具有反对“台阁体”的积极意义，但是也有着严重的弊病，导致形式主义的拟古复古文学的发展。杨慎就是在这段时期出现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他以高明伉爽之才，鸿博绝丽之学，独出于“前后七子”之外，卓然自立，自成一家。《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诗，然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之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尤其是杨慎通过诗评诗选表现出来的诗歌理论，更不拘于门户之见，也不墨守前人之法。他敢于推论古今，探本穷源，语多精当，颇有见地。自明代以来，杨慎的诗论著述或自编成集，或后人汇辑成册，大都刊刻问世。有的辑入《升庵文集》、《升庵外集》，有的汇成《升庵诗话》及《补遗》等专门著作，在刊刻和流传过程中常常出现此略彼详，此有彼无，卷第不一，顺序互异等现象。至于杨慎本人撰述的《千里面潭》、《五言律祖》、《绝句衍义》、《绝句辨体》、《唐绝增奇》等反而没能广泛流传开来，有的已成为罕见之书。现据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上述有关杨慎诗论著述，作一些简略的探考。

一、《升庵诗话》

《升庵诗话》是杨慎流寓云南以后所作，其中诗论除涉及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还旁征

博引，疏证得失，一空依傍。上自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之广，下至稗官小说、草木虫鱼之微，莫不究心多识，订其讹误，阐其理趣，为后学提供诸多方便。但是，由于戊所无文籍可稽，著论惟凭腹笥，难免有疏失之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杨慎《诗话补遗》三卷，“赅博渊通，究在明人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采者固不少也。”②

明代以来，升庵诗话刻本较多，如清代学者李调元在《升庵诗话序》（见函海本）内云，他曾先后见到《升庵诗话》四卷和焦竑编定的十二卷足本，以及升庵自订、门生曹命、杨达之所校的《诗话补遗》二卷。然后合以上诸本汇刻为《升庵诗话》十二卷《补遗》二卷，这就是通常可以见到的函海本。焦竑编定的十二卷本已收入《升庵外集》卷六七至卷七八（简称外集本）；梁佐编定的四卷本已收入《丹铅总录》卷一八至二一（简称丹铅本）。此外，还有八卷本，见于《太史杨升庵全集》卷五四至卷六一（简称全集本）；以及单独刊刻的《诗话补遗》三卷（简称补遗本）。直到民国初年，无锡丁福保又汇综诸本，重新厘定为《升庵诗话》十四卷（简称丁本）③。检视以上诸本，发现它们之间无论是卷次还是每卷收入诗话的条数，均有异同，见下表。

版 本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补 遗			总 计
															卷一	卷二	卷三	
函海本	49	53	41	29	53	35	24	24	63	82	72	72			19	13		629
外集本	49	53	41	29	53	35	24	24	64	82	72	73						599
全集本	45	51	81	106	80	32	77	24										496
丹铅本	72	58	85	104														319
补遗本															42	31	24	97
丁本	52	43	55	59	55	65	61	43	46	62	59	51	46	60				757

我们试以函海本《升庵诗话》为主，对其他刻本进行一些比较，就不难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函海本与外集本相较，外集本除少去《补遗》二卷外，其他十二卷的卷次顺序及每卷收入条数基本同于函海本，说明函海本的来源，出于外集。不同的地方在于外集本多收入两条，即卷九的最后一条“崔道融梅”（疑有脱字），该条与同卷“崔道融梅诗”条评诗相同，评语有别；及卷十二的“张昱攀下曲”条。除此以外，只有个别条目的标题不同，如函海本卷五的“怪石诗”，卷六的“犹唱犹吹”，外集本均题为“韵语阳秋”；卷七的“下落花”，外集本题为“后山诗话”。至于函海本所刻《诗话补遗》三十二条，外集本均不载。

第二、全集本收入的 496 条，见于函海本的有 339 条，其余 157 条另见他本，也就是说大约有三分之一没有收入函海本。如全集收入的鹧鸪天、点绛唇、踏莎行、小梁州、朝天紫、玉树曲等条目，虽属论词，同诗歌创作也有直接关系。又如储光羲诗、李涉赠盗诗、虞道园题兰诗、韩众采药诗、劝农诗、滤水罗诗、风筝诗，以及天尺、睨目，日暮、艳雪、湘烟、岚彩飞琼、金膏水碧、切梦刀、烟鬓等条目，对于诗歌欣赏、考释名物、疏证语词源流，皆有一定的价值，而函海本均未收入。

第三、丹铅本自卷十八至卷廿一载有诗话四卷，题为“诗话类，博南山人升庵杨慎用修著集”，共收录 319 条，见于函海本的有 173 条。在函海本未收入的条目中，如丹铅本卷十八“八角磨盘”条，谓杨亿通禅学而引述禅诗，“十圣三贤总不知，笑倒寒山与拾得”云云；卷十九“谚语有文理”条，乃是升庵“尝戏集谚语为古人诗词引用者数条”；卷二十风箏

诗、刘元济诗、蜀诗人等条目，皆与诗话有一定关系，惜未收。至若邵公批语，郝经论书，李耆卿评文等条，又很少涉及论诗的内容。权衡得失，丹铅本对研究升庵诗话也很有意义。

第四、补遗本三卷收入97条，见于函海本有81条之多，其他如王霞卿、李芳仪、秦少游、苏云卿、张千载、镜殿、琼花、口脂面药、多根树、洛泽、赏梅悬灯、阮籍诗、罨字义、龕字音、杜牧弄水亭诗等，函海本均不载。而补遗所刻张含、王嘉宾、杨达之的序，均见函海本。

第五、民国初年，丁福保搜集《升庵文集》《升庵外集》和《丹铅总录》诗话类，函海本《升庵诗话》《诗话补遗》各本，“详加校订，伪者正之，复者删之，缺者补之”，改编为《升庵诗话》十四卷，刊行于世。丁本在汇辑众本的基础上，共收入757条，比函海本多收128条，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丰富的辑本。丁本整理汇辑时，又以每条题目首字的笔画多少为序，重新依次分卷，其优点是便于检索。但是，同一时代或同一作家的作品，有可能因首字笔画不同而分置前后卷内，增加读者翻检之劳。再者，该本还有宁滥勿缺的思想，辑录范围虽广，但其中也有一些明显同诗话无关的条目，诸如余知古论退之文、李耆卿评文、称赞文章之妙，刘勰论文、刘静修跋王子端书、季札墓碑、郝经论书、为善最乐、老子论性、庄子解等条。不过，去粗取精，丁本辑录之广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二、《千里面谭》

《千里面谭》是杨慎与张含论诗之作。张含字愈光，云南永昌人。正德二年（1507）中云南乡试，著有《张愈光诗文选》（见《云南丛书》第51函）。张含与杨慎友情甚笃，选诗著述，互为序跋，《张愈光诗文选》就刻有“嘉靖戊申（1548）仲冬之望蜀都杨慎序”。他们之间时有书稿往来，论诗议文，《千里面谭》所载杨慎致张含书云：“暇日书《千里面谭》一卷，以代一夕之话”；又云：“今继书此一卷，乃走所集《诗林振秀》之百一，世所罕传者，并请赏鉴”。张含曾集两卷为一刻本，并撰写《千里面谭跋语》刊行，可惜原刻本已佚。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万历四年（1576）蔡翰臣琳琅馆刻本二卷，一册，并刻有蔡氏及张含的序跋。蔡氏《升庵先生千里面谭引》云：

丁巳岁（1557）会射陂先生避寇淮郡，日夕从游，晤言之暇，出公诸集，幸获周览，然未覩斯编。岁甲戌（1574），家大人出守群洞，随侍郡斋，偶会荐绅，贻余兹帙，受读三复，既而叹曰：博哉精哉！殆骚坛三昧，诗苑之醍醐也，允为学者指南矣，晓人不当如是乎！遂命重镌，携藏琳琅馆中，以传好古者欣赏。万历丙子（1576）正月上元淮南后学蔡翰臣世卿甫识。

又《千里面谭跋语》两则：

前此书诗一卷呈上，以代千里面谭。来谕欲付之雕梓，愧愧，然亦奇事也。今继书此一卷，乃走所集《诗林振秀》之百一，世所罕传者，请赏鉴。吾兄龙池春游诗，艳而有讽，与江淹春游美人同调，请并刻之。诗有出于率易而神妙者，如西子洗妆，巫娥卸服，固胜于罗纨绮绘也。

升庵识

升庵前有面谭之帙见寄，编为上卷；今复有此寄，编为下卷，以镌焉。

愚山张含识

《千里面谭》卷上之末，还附刻有升庵书云：

慎近多病，不多作诗，而喜谈诗，然无可与谈者，千里又与吾兄隔。暇日书《千里面谭》一卷，以代一夕之话，必有以教我也。

侍弟杨慎顿首

愚山先生尊契丈

《千里面谭》虽说是“以代一夕之话”，实际上是杨慎论诗著述之一。卷上选评诗9首（六朝诗5首，隋唐诗4首）；卷下选评诗42首（汉魏六朝诗22首，隋唐诗19首，明诗1首）。全书共选评诗51首，函海本升庵诗话就录入41首（卷上5首，卷下36首），而且内容完全相

同。该书基本上可以代表升庵反对七子之偏狭，主张选诗不专主一家的观点。他既不囿于汉魏盛唐，又能沈酣六朝，广揽博采，品评唐人各家，实出有明一代诗话之上。

《千里面谭》选评汉魏六朝诗27条，盛誉为“用韻极古”（刘休玄过历山湛长史草堂），“此诗绝妙”（晋帛道犹凌峰采药），“千古奇句”（汉蔡洪化清经），“新体妙思”（崔署踏歌词），“詠物如此之致，且有规讽，唐人及此亦罕矣”（沈氏詠竹火笼诗），对这样一些文学史上不怎么出名的作家作品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次，《千里面谭》论诗尤重探本溯源，如卷上首先选录梁简文帝春情、后魏温子昇擗衣、陈后主听箏、隋王勣北山，评曰：“此四首声调相类，七言律之滥觞也。往年欲选七律为一集，而以此为先。老倦不能，聊书以呈一览”④。此意与编选《五言律祖》之旨相同，惜未成篇。

《千里面谭》又见《说郭续》卷三十四，只载一卷评诗九则，其内容基本同于万历本《千里面谭》卷上，不同的是说郭本没有序跋之类文字，连杨慎致张含书亦删去。此外，说郭本比万历本多出两条评语：其一为第六则“沈君攸桂擗泛中河”评云：“此六朝诗也，七言律未成而有七言排律矣，雄浑工致，固盛唐老杜之先鞭也。”其二为第九则“蔡孚打毬篇”评云：“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见，初唐有此三首（包括谢偃新曲、崔融从军行），可谓绝唱。其后则杜工部清明二首，此外何其寥寥乎！杨伯谦选唐音，乃取王建二首，丑恶之甚，观者自能识之。中唐则僧清江一首，温庭筠一首，皆隽永可诵，伯谦纵不能取初唐三首，独不可取清江庭筠之二首乎？何所见之不同也！清江庭筠诗，品汇已收，兹不书。”以上两则诗评不见于万历本，均系说郭本依据他本而加。

三、《五言律祖》

杨慎论诗不袭旧说，不务虚谈，尤其是律诗绝句之体，更着重于探本溯源，寻求诗歌创作的祖述相承关系。杨慎既有七言律滥觞于六朝之论，进而认为五言律诗出于六朝，所以他才广泛选取六朝五言律诗，辑为《五言律祖》，以证其说。慎自序云：“五言肇于风雅，俚律起于汉京，游女行露，已见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风南枝，方隅不惑（一作忒），红粉（一作妆）素手，彩色相宣，是俚律本于西京也。岂得云切响浮声，兴于梁代，平头上尾，创自唐年乎！”升庵此论对我国诗歌史的研究起过一定影响。

《五言律祖》的版本较多，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四种：明嘉靖间刻《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简称嘉靖本）；明刻本《杨升庵丛刊十四种》⑤，内有《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简称丛刊本）；明代精抄本《五言律祖》六卷（简称精抄本），以及明万历年间刻本《五七言律祖》四卷（简称万历本）。以上诸本所载诗的首数，略有异同，列表如下：

版 本	前 集				后 集						总计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嘉 靖 本	44	37	26	24	34	40	29	34	24	26	318
丛 刊 本	44	37	26	24	34	40	29	34	24	26	318
精 抄 本					34	40	29	34	24	26	187
万 历 本					131	103					234

嘉靖本原书款式为 18.6×12.8 mm，每页10行，每行20字。原书已不借阅，目前有复制缩微片供阅览。经检校后发现，该书分卷、每卷首数及其内容全同于丛刊本，前后集选自113家，诗318首。其中选诗4首以上的诗人有：庾信24首、张正见23首、梁简文帝19首、吴筠15首、沈约12首、江总11首、梁元帝10首、庾肩吾10首、陈后主10首、徐陵10首、阴铿8首、王融8首、卢思道6首、沈氏5首、何逊5首、王褒5首、王胄5首、王筠4首、王僧孺4首、刘邈4首、刘孝威4首，共21家。选诗2—3首的有谢朓、丘迟、柳恽、顾野王、范云、薛道衡、隋炀帝、辛德源、祖孙登、苏子卿、邢邵等11家。其余81家各选诗1首。全部选诗皆为六朝迄隋的作家作品，正所谓“远取宋梁陈，径造阴何沈范。顾于先律，未有别编……乃取六朝俚篇，题为五言律祖”（见杨慎自序）。

嘉靖本与丛刊本除刻有杨慎《五言律祖序》（见《太史杨升庵全集》卷二）外，还刻有序跋两则。嘉靖辛丑（1541）韩士英《五言律祖后序》略云：

升庵杨子，天才秀逸，博极群书。在滇时尝选六朝之诗，得其体之合律者，凡一百八十七首，厘为六卷，题曰五言律祖。别其源流，断自风雅，根极有据，非随人妍媸者。予偶得其稿，读而悦之，遂谋诸梓，以贻同好。嘉靖辛丑春正月上元日南充韩士英识。

张应台的《五言律祖跋》云：

升庵先生辑五言律祖前集，中丞后溪韩公既序而刻之矣。安宁郡博万子道济病其传未广，且续篇尚遗，遂捐资图梓。郡守吴子道、董宗衮，臬司张汝警各助之。兹编之行，纸价当贵矣。且台尝闻诸先生曰云云，刻成，俾台跋之，并记所闻于先生者于末简云。嘉靖壬寅（1542）十一月长至日连然张应台识跋。

从以上序跋可知，嘉靖二十年（1541），韩氏已刻成《五言律祖》六卷。次年，张氏又连同续篇合刻为《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适成前集后集十卷的完本。不过前集后集之分，似有倒置之嫌，很可能是张氏重刻所致。

精抄本书写极其工整，但只抄录六卷，有诗187首。除卷首有杨慎自序一篇，别无其他序跋。精抄本六卷所录之诗，完全同于嘉靖本后集的首数和内容，根本不录前集四卷的选诗，很可能是根据“韩序”所谓“得其体之合律者，凡一百八十七首，厘为六卷，题曰五言律祖”的原刻本而抄写的，这个抄本比较接近杨慎选辑六卷的原貌。

明万历年间刻本《五七言律祖》，新都江湛若补订。该书将杨慎《五言律祖》重编为上下两卷，连同江湛若选辑的《七言律祖》两卷合刻为一种。书前刻有万历癸卯（1603）江湛若的《五七言律祖序》：

杨用修先生厥有律祖，奉若彝章。虽照乘见珍，而颡玃或弃；连城重袭，而半璧稍捐。仆三余之隙，肆上假披，时有赏音，用足佳卷。并录七言，附为一帙，始自隋唐，集成李杜。然怪唐人六集，子美独遗；名世几君，草堂其选。不法而法，允矣诗家之圣；出律而律，玄哉众妙之门。览者宜思其难，学士或有乐其易也。万历癸卯人日新都江湛若叙。

江氏序刻的《五言律祖》两卷本，卷上包括嘉靖本后集卷一至卷四内晋宋齐梁诗131首，卷下为卷四至卷六的陈后周隋诗103首，共选诗234首。它是在嘉靖本后集六卷的基础上又经增删而成。具体地说，除删去嘉靖本后集卷六“隋越王京洛行”一条外，又增补48首诗，而增补之诗只有7首见于嘉靖本前集，即：陈后主《梅花落》、张正见《有所思》《折杨柳》、卢思道《蜀国絃》《采莲曲》、江总《梅花落》《雨雪曲》。其余41首嘉靖本前集均不载。因此，可以认为万历本是江氏自行补订的，非升庵之原本。

至于江湛若选辑的《七言律祖》二卷，选隋诗4首，唐诗191首，共选诗195首。主要诗人有杜甫21首、王维14首、沈佺期12首、苏颋10首、岑参10首、张说9首、李白6首、高适6首，等等。该书把七言律诗的兴起推断为隋唐，同杨慎认为七言律诗滥觞于六朝之说是不

相一致的。不过，是编如此推重杜甫，并大量选取杜甫七言律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四、《绝句衍义》

《绝句衍义》是杨慎亲自选评唐人绝句的重要辑本，选编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曼山馆刻本，焦竑批点的“《绝句衍义》四卷、《绝句辨体》八卷附录一卷、《唐绝增奇》五卷、《绝句搜奇》一卷、《六言绝句》一卷、《五言绝句》一卷”等六种合刻为两册^⑥。是上有“东官莫伯骥所藏经籍印”，卷首刻有杨慎《绝句衍义序》：

谢叠山注章泉涧泉所选唐诗百绝，敷衍明畅，多得作者之意，艺苑珍之。顷者愚山张子谓余曰：“唐人绝句之佳者，良不翅是，为之例也则可，曰尽则未可也。”属余续取百首注之，久未暇。丙辰之夏，连雨闭门，因取各家全集，及洪氏所集，随阅得百首。因笺而衍之，或阐其义意，或解其引用，或正其讹误，或采其幽隐。因序之曰：近日多为禅梵绝学之说，或以六经为糟粕而薄之，又以为尘埃而拂之，又以赘疣而去之，又以为障翳而洗之。不畏天命，狎大人，侮贤言，六经且然，何有于诸子百氏乎！间有志于好古者，亦曰：观书必去注，诗不必注，讽诵之久，真味自出。余诘之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非孔子之注书乎？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非孔子之注诗乎？譬之食焉，是蘸是裹，实坚实好矣。又必或春或榆，或箴或蹂，积之叟叟，蒸之浮浮，而后得饗餐，岂能吞麦芒食生米乎！真味何由出也？甚矣近日学之鹵莽灭裂，齟字委琐，自欺而又欺人也。卿自用卿法，吾自用吾法，因以印可于愚山云。嘉靖丙辰（1559）夏五之望升庵杨慎书。

升庵此序，全集、遗集均不载，故录以备考。

《绝句衍义》选自69家，有诗104首，其中被选入函海本《升庵诗话》者，有90首，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六以上，详见下表：

版本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总计
绝句衍义	41	21	20	22	104
函海本	34	19	17	20	90

《绝句衍义》除选六朝诗人梁武帝、魏收、梁简文帝、肖子显、江总等各家选诗1首外，余皆选自唐人绝句，主要有李白6首，张旭4首，无名氏4首，王之涣、杜牧、罗邺、白居易、韩愈、徐凝、司空图等各选诗3首；杜甫、刘禹锡、朱庆余、李余、何兆、李义山、戎昱、韦庄等各选诗2首，其余45家各选诗1首^⑦。因此，这个选本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杨慎选诗既不拘于一家，又能兼及有唐一代初盛中晚各家，或评或笺，论有所据，语多精当，深受后人推崇，故而才能被大量选入《升庵诗话》。但是，我们只要把《绝句衍义》同函海本《升庵诗话》比较一下，还可以发现一些不同的地方。

第一、在函海本未选《绝句衍义》的条目中，有的是因为只选原诗，没有评注，如王摩诘伊州歌、张仲素胡渭曲、无名氏凉州、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从事、戎昱早梅、王缙九日作、陆鲁望送棋客、僧无本行次汉上等八首。

第二、函海本未选《绝句衍义》的条目，有的确有杨慎的评注，且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略举一、二例如下。《绝句衍义》卷一“刘禹锡夔州竹枝词”条：

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萝。阿那、纥那皆当时曲名。李诗言变梵唄为艳歌，刘诗言翻南调为北调。阿那皆叶上声，纥那皆叶平声，此又随方言转也。

卷二“罗邺闺怨”条（《全唐诗》作“秋怨”）：

梦断南窗啼晓鸟，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帘外如珪月，还照边庭到晓无。江淹《别赋》：“秋露如月，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此用其语，妙甚。杜工部“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又衍为十字，而情景入玄矣。（焦评：毛熙载小词“伤心一片如珪月”，亦用之。乃知此等语，脍炙人口久矣。）

第三、函海本选入的条目中，同《衍义》本相较，也有随意删削的现象。如函海本卷十“罗邛嘉陵江”条，删去《衍义》诗评以下文字：“杜诗江平不肯流。李端诗人老自多愁，水深难急流。滇中竹枝词大河水涨慢悠悠，小河水涨似箭流。”又函海本卷十“白居易暮江吟”条，又删去《衍义》本以下文字：“琵琶行云，枫叶荻花秋瑟瑟，句意亦同。枫叶红，荻花白，瑟瑟碧，妆点秋色也。瑟瑟，宝石名。杜诗：雨多往往得瑟瑟。王周诗：嘉陵江水色，一带碧如蓝，天女瑟瑟衣，风梭晚来织。鲁交野果诗：碧如瑟瑟红鞞鞞。鞞鞞亦宝石。文与可词：鞞鞞斜红带柳，琉璃嫩绿平桥。因解瑟瑟，并及之也。”

第四、《绝句衍义》还同时并刻焦竑批点，有十四条之多。焦氏诗评往往进一步发挥升庵选诗的精蕴，有利于加深对原诗的理解。略示如下：《衍义》卷一“韩愈别盈上人”条，“焦按，河东集有诫盈住衡山中院者是也。退之故不耐险，登华悸不能下，辄恸哭与家人诀。篇中回首祝融，此生长别之叹，亦犹此耳。”卷二“陆希声梅花坞”条，焦评：“称为君，亦犹竹为此君，牡丹为花王也。二语不但意新，亦大见骨气。”卷三“司空图听雨”条，“焦按，储光羲诗：落日烧霞明，农夫知雨止。耿伟：向人微风在，报雨早霞生。即谚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也。范石湖与升庵皆有从谚占雨诗。”等等，不一一例举。

总之，杨慎选辑和评注的《绝句衍义》，在升庵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诗论著述。

五、《绝句辨体》

《绝句辨体》（辨一作“辩”）是杨慎以选诗为实例，辨析七言绝句诗体的专门辑本。他把绝句之体追溯到六朝，认为“齐梁之间，已有七言绝句，迥在七律之先矣。”同时又从格律音韵角度，把绝句诗体分为“四句不对”、“前对”、“后对”、“前后皆对”、“散起”、“四句皆韵”、“换韵”、“仄韵”等八体，分别选出六朝、唐人绝句以广其说。《绝句辨体》的刻本较多，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四种：《绝句辨体》八卷附录一卷，明嘉靖年间刻本，原书款式为19.5×13.8mm，每页10行，每行10字，有复制缩微片供阅览（简称嘉靖本）；《绝句辨体》八卷附录一卷，见于明刻本《杨升庵丛刊十四种》，与《五言律祖》合为一册（简称丛刊本）；《绝句辨体》八卷附录一卷，明万历二十五年张栋张氏山房刻本，书上有“性云楼藏书”、“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之印鉴（简称万历本）；《绝句辨体》八卷附录一卷，见于明曼山馆刻升庵评选绝句六种合刻本中（简称六种本）。其中嘉靖本和丛刊本每卷选诗及内容全都相同，万历本在卷次顺序上略有异同，这三种刻本都是选自96家，有诗196首。只六种本所选之诗同上述刻本相较，稍有增删^⑥，共选诗191首。详见下表：

版本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附录	总计
嘉靖本	56	15	14	12	8	19	26	22	24	196
丛刊本	56	15	14	12	8	19	26	22	24	196
万历本	56	12	15	14	26	22	19	8	24	196
六种本	51	15	14	13	8	19	26	22	23	191

这里应当指出，万历本和嘉靖本的不同之处在于：①万历本选诗总数虽同于嘉靖本，卷次顺序和诗体名称上略有不同：万历本卷一题为“四句不对体”（同嘉靖本），卷二“四句皆对体”（即嘉靖本卷四“前后皆对”），卷三“前对后不对体”（即嘉靖本卷二“前对”），“后对前不对体”（即嘉靖本卷三“后对”），卷五“仄韵体”（即嘉靖本卷七“仄韵”），卷六“换韵体”（即嘉靖本卷八“换韵”），卷七“四句皆韵体”（即嘉靖本卷六“四句皆韵”），卷八“仄起平接体”（即嘉靖本卷五“散起”）。附录一卷皆相同。②万历本每卷选诗的编排顺序，较嘉靖本更为合理更为醒目，它尽量依据作者、时代或作者身分，比较严格的编排诗的前后顺序。③卷内诗评也有所删改，如嘉靖本卷一“杜甫入破第二叠”条，评曰：“杜子美绝句近百首，入乐府只在一首，警绝亦只此也”；万历本改为“杜子美绝句多矣，入乐府者惟此一首”。又如嘉靖本卷一“盛小丛突厥三台”条，评曰：“李讷诗为君重唱盛丛歌，指此诗也”；万历本改为：“杨云李讷诗为君重唱盛丛歌，即指此，不知有据不？讷诗本听小丛歌赠崔侍御，与此诗意，殊不相关，何也”。④万历本“后记”七则，对升庵之说还多有商榷，可见张栋在重刻此书时，既没有忠实原刻，还多有评议和改动。兹摘录万历本后记于次：

杨用修先生久推博洽，著述至富，此编直鼎离，本不足为先生重也。蜀旧有刻本，□中日长，时一吟诵，可当丝竹，因翻刻于木雁轩中，万历丁酉（1597）秋七月望日记。

深山多暇，笔墨在前，漫记数语，俟辨于知者。

南风不竞，窥豹一斑，非敢与先生角胜也。先生固云，亦遣日之具，胜博奕之为云尔。明月朔日，又记。

其余诸条，多属辩论，认为“齐梁诸作自是六朝体裁”，又乐府曲调及杂体诗皆不当混入绝句。万历本后记之尾，还刻有“吴郡张栋”、“一名文栋”两个墨色印鉴。据此推知，后记等语似是张氏所为。

六种本《绝句辨体》是经焦竑批点的刻本，除在选诗上同嘉靖本、丛刊本、万历本略有差异外，还增刻焦氏的评点，虽然数量不多，也不乏精当之见。如卷一“陆鲁望自遣”条，“焦评：鲁望自遣四首，新而有骨，劲而有余味，在乾符中可谓铮铮者。近妄庸子腹无一字，舖徐渭之糟，而啜其醜，意随语竭，了无余韵，辄哆然自多，此晚唐诗也。而愚者复附和以为宗，此一盲引群之谓。由鲁望观之，直禿中蝨耳，何足道哉”。卷六“贯休春晚书山家主人壁”条，“焦评：小儿语入诗，亦日新”。卷七“白乐天醉中重留梦得”条，“焦评：磊落之甚”。无须更多的罗列，焦氏评点还是可以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诸本卷首均刻有杨慎《绝句辨体序》，这篇原序《升庵遗集》翻刻残存一行。全文如下：

梅都官金针诗格云，绝句者截句也，四句不对者，是截律诗首尾四句也；四句皆对者，是截律诗中间四句也；前对后不对者，是截律诗后四句也；后对前不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也。此言似矣，而实非也。余观玉台新咏，齐梁之间，已有七言绝句，迥在七律之先矣。然唐人绝句，大率不出此四体。其变格则又有仄韵，盖祖古乐府；有换韵，祖乌栖曲；有四句皆韵，祖白紵辞；又有仄起平接而不对者，又一体。作者虽多，举不出此八体之外矣。园庐多暇，命善书者汇而录之，亦遣日之具，胜博奕之为云尔。嘉靖癸丑（1553）五月朔日升庵杨慎序。

此外，嘉靖本、丛刊本、万历本的《附录》卷内，还刻有嘉靖癸丑喻柯的跋语：

此卷皆昔贤所选，世所常诵者，或转刻之讹，或妄改之谬，今以善本互证之于此（以下选诗24首）。又云：升庵杨太史寄示绝句辨体，柯披读之，恍如入诗家之海，而探照乘之珠也，敢不梓行，与天下共宝焉。若夫叙集之义，则太史公各言矣。蜀内江后学喻柯参书，时癸丑之秋日也。

六种本翻刻附录卷时，只保存前段“此卷皆昔贤所选”的一段文字，尽行删去后段喻氏跋语，这是六种本较上述三种版本后出的又一佐证。

《绝句辨体》所选之诗，也有和《绝句衍义》、函海本《升庵诗话》互出的现象。从升庵自序上看，《绝句辨体序》写于嘉靖癸丑(1553)；《绝句衍义序》写于嘉靖丙辰(1556)。这说明辨体本在前，衍义本在后。因此，《绝句辨体》所选196首诗，约有30首又见于《绝句衍义》和函海本诗话。这部分互见的条目，其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有的也不尽然，如《辨体》卷一“盛小丛突厥三台”、“周德华杨柳枝词”、“刘言史乐府杂词”；辨体附录“雍陶哀蜀人为南诏所俘”等条目，同函海本诗话略有差异。其次，《绝句辨体》所选并附有升庵评注的诗，如卷一“戎昱塞上曲”、“李义山到秋”，卷七“张碧绝句”，附录“牛峤柳枝词”等条目，函海本诗话也没有收入，虽为数不多，也应予以注意。可见，杨慎论诗著述的原刻本对于整理《升庵诗话》勘误辨伪等方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六、《唐绝增奇》

《唐绝增奇》五卷，明曼山馆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即《绝句衍义》等六种合刻本）。题为成都杨慎选辑，琅琊焦竑批点，茂陵许自昌校本。卷首还刻有杨慎撰写的《唐绝增奇序》（见《太史杨升庵全集》卷二）。这是杨慎自选自编唐人绝句的辑本，正如自序云：“昔贤汇编，……不复雷同，前人遗珠，兹则缀拾。以唐绝增奇为标题，以神妙能杂分卷帙”。是编分为五卷：卷一曰“神品”，选诗14首；卷二曰“妙品”，选诗28首；卷三曰“能品”，选诗85首；卷四曰“杂品”，选诗39首，卷五曰“仄体”，选诗11首；共选诗177首。入选作家主要有：王之涣9首，刘禹锡8首，王昌龄7首，王建6首，王维、温庭筠各5首，白居易、薛能、张籍各4首，权德舆、杜牧、罗邺各3首。而唐代诗人李白的绝句，却只有一首被选入神品，至于杜甫绝句竟一首也未选，完全排斥在是编之外。他在自序中说，“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尽善，一则拘乎对偶，二则汨于典故，拘则未成之律诗而非绝体，汨则儒生之书袋而乏性情。故观其全集，自锦城丝管之外，咸无讥焉。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这样评价杜甫绝句及其诗作，虽然自示不苟同时俗之论，亦不免太重格调。

《唐绝增奇》所选之诗，大都没有评注，只有少量条目刻有杨评焦批，如卷二“刘禹锡浪淘沙条”，“升庵云：唐人多录题为词，如临江仙则言水仙，女冠子则言道情，河渚神则言祠庙，后此浪淘沙，犹多着题，有古意”。卷三“罗邺南行”条评曰：“新语新词”。卷三“张籍凉州词”条，“焦按：水经河水又东历凤林北，注：凤林山名，五蛮俱峙。杜诗凤林戈不息，鱼海路常难，即此”。卷四“羊土谿夜宴出妓”条，“焦评：又出新意，妙”。诸如此类的短评小赞，还是颇能引人注目的。

此外，明曼山馆刻的“六种绝句合刻本”，除上述《衍义》、《辨体》、《增奇》外，还有三种绝句选本：《唐绝搜奇》一卷，共选唐人绝句205首，几乎不见杨慎的评注，只有焦竑的少量评点。《六言绝句》一卷，选诗141首，已不限于唐人绝句，也有宋代、明代诗人的绝句，其中包括杨慎诗21首，焦竑诗27首。《五言绝句》一卷，选诗115首，主要是选自唐人绝句67首，还有杨慎诗12首，焦竑诗36首。由此看来，《六言绝句》和《五言绝句》已非杨慎自选的原本，大约是焦竑选编，所以才有可能刻入他本人的大量诗作，这是很可注意的。

（下转第73页）

号(公元七〇七年至七一〇年),卢藏用迁黄门侍郎很可能在景龙末年,故《别传》之作,当在七一〇年左右,上距陈子昂之死已近十年之久了。《韩文》失于细考,定《别传》作于七〇〇年下半年,而认为子昂的卒年肯定不会超过这个时间,实在是不足为凭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子昂当死于久视元年(公元七〇〇年),年四十二。以此上推四十二年,则是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六九九年),当为陈子昂生年。其堂弟陈孜亦当生于是年,与之同岁,只季节月份稍晚而已。若此,《罗谱》所存在的不通之处不仅可以得到解决,而且《彭文》的矛盾不符史实之处也能得到回答,《韩文》的疏漏之处亦可得到补充。

注释:

①《历代名人生卒年表》

- ②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
- ③ 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总表》
- ④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又见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陈子昂集》附录。
- ⑤ 《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2期
- ⑥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4期
- ⑦ 本文所引陈子昂诗文均见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陈子昂集》
- ⑧ 《射洪县志》卷二“寺观”
- ⑨ 《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
- ⑩ ⑭ 《辅仁学志》第十四卷第一、二合期,本文所引岑仲勉文均见此。
- ⑪ 杜甫《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 ⑫ 沈亚之《上九江郑伊尹书》
- ⑬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
- ⑮ 《旧唐书·卢藏用传》
- ⑯ 《全唐诗》
- ⑰ 《唐会要》卷五十五

(上接第67页)

注:

- ① 见《明史·李梦阳传》卷二八六。
- ②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云:“《诗话补遗》三卷明杨慎撰。作于滴戌永昌之时,边地少书,惟凭记忆,故不免小有舛讹。然慎学有根柢,兼富词章,其所论说,究在明人诗话之上。”
- ③ 本文所据版本为:《升庵诗话》十二卷《补遗》二卷,函海本,光绪七年重刻;《太史杨升庵全集》八十一卷,乾隆乙卯年新都重刊;《升庵外集》一百卷,道光甲辰影明版;《丹铅总录》二十七卷,乾隆乙酉虎林杨昶刻本,以上皆习见之书;《诗话补遗》三卷,见《杨升庵杂录》,明淡生堂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升庵诗话》十四卷,民国五年铅印本,见《历代诗话续篇》第十二至第十五册。
- ④ 此意又见“梁简文帝春情”条评:“此七言律之始,犹未能也,而格调高古,当知此滥觞”(均见《千里面谭》卷上)。
- ⑤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阅览室目录卡,著录为《杨升庵杂著十四种》,该书扉题为《杨升庵丛刊十四种》,包括下列各书:《夏小正解》一卷、《春秋左传地名考》一卷附录一卷、《古文韵语》三卷、《滇载记》一卷、《水经》三卷、《水经注所载碑目》一卷、《滇程记》一卷附录一卷、《法帖名画神品目》一卷、《异鱼图赞》四卷、《山海经补注》一卷、《庄子阙误》一卷、《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五言律祖》前集四卷后集六卷、《绝句辨体》八卷附录一卷。明刻本,七册。
- ⑥ 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明曼山馆刊本,《绝句衍义》四卷、《绝句辨体》八卷、《五言绝句》一卷及《七言五言律细》,共二册。《五言绝句》题为“成都杨慎选辑,琅琊焦竑批点,茂苑许自昌校”,似不为杨慎原选本。《七言五言律细》亦非杨慎所选,二书俱题“琅琊焦竑批选”,前者选录唐代诗人七言律诗百五十九首,后者选唐人五言律诗二百首。
- ⑦ 《绝句衍义》选诗1首的作家有:卢中、王维、岑参、令狐楚、张仲素、盛小丛、陈陶、沈彬、张祜、胡曾、苻载、李贺、吕温、张说、陆龟蒙、张籍、元稹、李嘉祐、韩琮、周德华、诸宫妓、薛能、唐彦谦、孟迟、王缙、皮日休、钱珝、夏侯审、后朝光、温庭筠、陆鲁望、冷朝阳、孙元晏、皎然、无本、贯休、仙女、韩偓、成文干、刘言史、李约、雍陶、杜常、崔道融等45家。
- ⑧ 六种本卷一删去的诗有:“李约观祈雨”、“温庭筠薛氏池垂钓”、“夏侯审咏被中绣鞋”、“刘言史乐府杂词”、“陈陶陇西行”;卷三删去“无名氏伊州歌”(《绝句衍义》题为王摩诘作),又增加“杜甫赠李白”一首;卷四增加“吴象之少年行”一首;附录删去“杜常华清宫”一首。